

昨日风景

Zuiri Fengjing

李子云



浙江文艺出版社

Zuó rì Fēng jǐng

昨日风景

李子云



浙江文艺出版社

(浙)新登字第4号

责任编辑 李庆西

封面设计 靳 斌

昨 日 风 景

李子云 著

浙江新华书店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169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168 1/32 印张12.125 插页3 字数238000 印数0001—1500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409-5/I·381 定 价: 5.30 元



李子云,女,曾肄业于上海震旦文理学院。1949年参加工作,先在宣传部门任职。1951年开始发表评论文章及散文。1961年调上海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编辑部,任上海文学副主编,出版评论集有:《净化人的心灵》(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现代女作家散论》(香港三联书店1985年版)、《涓流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现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目 录

淡泊明志 宁静致远	1
——冰心印象	
世纪同龄人夏衍	11
记长者夏衍	18
人、风格和兴趣	36
——观“夏衍捐赠字画展”所感	
一颗燃烧的心	45
——巴金《随想录》读后	
反封建的勇士巴金	52
探病中周扬	65
无欲则刚	83
——记柯灵	
潜心煮书的人	94
——评《柯灵散文选》	

还是原来的王蒙（并王蒙复信）	98
——关于创作的通信之一	
日益复杂化着的世界（并王蒙复信）	116
——关于创作的通信之二	
向外国朋友们介绍王蒙	137
——《相见时难》英文版序	
话说阿城	150
刘恒：生存的意义	157
——《刘恒小说集》英文版序	
知青作家与李晓	168
文如其人的宗璞	183
——读宗璞的小说	
致铁凝	191
——关于创作的通信之三	
与程乃珊谈创作（并程乃珊复信）	207
——关于创作的通信之四	
大陆的琼瑶——程乃珊	229
王小鹰笔下的留美大陆人	237
女性意识的觉醒	248
——谈竹林的《女性——人》	
白先勇短篇小说的认识价值	257

施叔青：完不了的故事（并李黎复信）	270
——关于创作的通信之五	
解不开的“中国情意结”	300
——评李黎《最后夜车》	
论西西的小说	314
——在香港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	
近七年来中国女作家创作的特点	332
——在联邦德国“现代中国文学讨论会”上的发言	
女作家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所起的先锋作用	343
——在纽约州立大学阿伯尼分校的演讲	
她们正在崛起	358
——《中国大陆女作家小说集》序	
《留学生文学丛书》序	368
后 记	377

淡泊明志 宁静致远

——冰心印象

我们这一代从事文学工作的人，大概在青少年时代几乎都受到过冰心作品的影响。我在做小学生的时候，就从语文课本（当时大概叫国语课本）读到过《春水》、《繁星》和《寄小读者》，并且背诵过其中一些篇章。当时，我不仅为洋溢于文章中的温暖宁馨的母爱、亲情所感动，而且深深地爱上了那种恬淡自然，晶莹剔透的文字。有一个时期，我几乎收集了当时所能够买到的所有的冰心的作品。不仅收集了那些美丽的诗、那些使孩子们感到非常亲切的《寄小读者》，还收集了她的小说。当时处于少年时代的我，对于蕴含其中的某些深刻的含义并未完全了解，但是，它们全都依照我自己的理解收入我的心中，而且，正是这些作品让我爱上了文学。

我第一次真正接触中国古典诗歌，就是通过《寄小读者》的。在进小学之前，虽然在父亲的规定下背诵了一些唐诗，但那毕竟是囫圇吞枣不解其意。对我来讲，《寄小读者》像是一把打开中国古典文学宝库的钥匙。其中所引用的众多的古典诗词，如苏东坡、辛弃疾，特别是黄仲则与纳兰容若的诗词，在冰心文章的“诠释”下，我开始若有所悟。尽管我当时还不能“入奥”，但是它们已让我领

略了艺术的魅力并为其魅力所蛊惑。从此我开始热爱并自觉地背诵一些中国的古典诗歌。有趣的是，当年背诵的这些诗词，在我考大学的时候竟帮了我的忙。在中文的口试中，当主试老师问到我最喜欢哪些中国古典作品时，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黄仲则的《两当轩集》诗稿和纳兰性德的《饮水》、《侧帽》词集。老师让我试背几首，我一背而不可收拾。这对于老一代知识分子说来当然毫不足奇，但我考大学已是临近全国解放的时候，古典文学作品在中学已不很被重视了，老师自然对这个学生“另眼相看”。而其实，我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了解也仅限于此。

冰心不仅是最早将我引入中国古典文学的第一人，而且是最早将我引入外国文学领域的引路人。从冰心的作品我迷上了泰戈尔。《园丁集》、《飞鸟集》、《吉檀迦利》、《二十天问》……冰心翻译的或其他作家翻译的，凡是能找到的，我都狼吞虎咽、生吞活剥地诵读。

我的文学启蒙就是这样开始的。冰心的作品及她“推荐”的这些中外古典诗歌是撒在我心中的第一批文学种子。当时，它们培养了我阅读文学作品的兴趣，并从中得到了极大的乐趣。以后，当我开始拿起笔来的时候，我更发现，它们带给我的不止于此，原来，冰心等前辈的文章的境界，一直是我不自觉中暗暗追求的榜样。尽管浅陋如我无从望其项背，但是在她文章中，透过那优美而从容的文字，所显示出来的清纯之美——一种没有诅咒、只有祝福的精神境界，始终使我钦慕不已。她的颂歌来自真情实感，全无半点矫饰与做作，我觉得可以用“自然天成”四

个字来形容。美与自然的统一，我以为正是散文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决定于作家的宏大精微的文化教养、淡泊无为的心志，而这些，是我等飞扬浮躁之辈毕生追求也无从达到的。

尽管我如此仰慕冰心前辈，但在一九八五年之前却始终未得机缘一见。我更不敢无端打搅。近几年来，随着自己年龄的逐渐老大，盼能一见的愿望愈益增强。一九八四年岁末在京参加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的时候，我就冒昧地提出了拜望她老人家的要求，并得到了允诺。

不巧的是，就在约定日期的前两天，我因感冒发高热住进了医院。客中生病，固然是苦事，然而更令我懊丧的，是又错过了见她的机会。出医院后，沈宁觉察到我的情绪，安慰我说：“冰心阿姨也住进了医院，爸爸一定会去探望她，你不是还可以和我们一起去吗？”果然，大会闭幕后的一天，夏衍同志提出了他要去北京医院看望他的“老大姐”。

虽然我没有见到过冰心，但是对于“老大姐”、“小老弟”的称呼，我从夏衍同志口中、文章中已经听得熟悉了，他还曾发表过一篇题为《赞颂我的老大姐》的文章。他们二位同庚，都出生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世纪最初的一年，但冰心生日比他前二十五天，因此他尊称她为“老大姐”。而冰心除他之外，还有一位小老弟，那就是小他们四岁的巴金同志。

我们一行三人进入病房的时候，冰心正在静脉滴注，动作很受限制。她见到“小老弟”和沈宁，当然很高兴。

沈宁将陌生的我介绍给她。她记起我要见她的事了，望着我说：“知道你病了，我本来想让人给你送一束花，后来听说你已经出医院了。”我连忙道谢，她又用她那又轻又柔的声音说：“你的集子（指《净化人的心灵》）我看过了。”虽然我很愿知道她的意见，但是我没敢问。平时似乎不算太胆怯的我，这时可能由于病房中的那种静谧的气氛，由于躺在病榻上的她那样安详的态度把我震慑住了。长时间的静脉滴注是老年人最难承受的事，那种不舒服的姿势常会引起接受静滴者的诉苦抱怨，而她似乎全不在意，依然安详自若。于是，我像是怕碰碎了什么似的作不得声。

两位老人安闲地聊着天，谈到刚刚闭幕的大会，谈到住在楼上的周扬同志的近况，谈到也住在楼上的冰心前辈的老伴吴文藻先生。冰心说：“我不让他知道我也住进来了，免得他着急。”她调皮地微笑了一下：“其实我就住在他楼下，孩子们楼上楼下两边照顾哩！”两人同时住院，对于常人来说，是令人烦躁的事，她却显示了如此的豁达。

逐渐地，两位老人的话题就集中到他们共同喜爱的猫的身上去了。过去，我只知道夏衍同志爱猫，我们背后常常窃笑他见猫则喜、失猫则忧、则怒，在供应困难的时候，他总是要千方百计地弄到一点猪肝或者鱼饵来款待他的那只黄猫。那些天，夏衍同志最钟爱的这只老猫“淞淞”刚刚走失，一谈及猫，就引发了他痛心疾首的情绪，他十分懊恼地说：“它们一跑出去谈恋爱就不要家

了。”冰心立即郑重向他介绍经验：“你要给它们做手术嘛！不然我的猫也早就逃去了。”夏衍同志忙不迭地摆摆手说：“不行，不行，怎么能让猫当太监呢？！那太不讲‘猫道主义’了！”大家都被他们两位的话引笑了。

花香氤氲，笑语轻盈，谈病，谈论人，谈小动物，我恍惚觉得此景此情似曾相识——猛然记起冰心当年发自慰冰湖畔与沙穰青山疗养院的病中书信，特别想到其中用到的“臣门如市，臣心如水”两句话。此情此景不正合着“如市”与“如水”的统一么？在如市的环境中始终保持如水的心境，这是她一生为人为文的根本所在。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像此时此刻如此真切地理解过她老人家。人与文的浑然一致，现实的人与想象中的人如此契合无间，这使我感到莫大的欣慰，因为以前我曾多次经历过识得庐山真面目之后所产生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失望了。

仅此一面，我已觉快慰终生。没想到此后接二连三又得再见她老人家的机会。同年十月底，我因事到来，茹志鹃同志约我同去她家看望。我当然高兴有再见她老人家的机会，但是，想到吴文藻先生逝世才过周月，未免有些犹疑踌躇，因为我不知她在此人生大劫面前感情波动到什么程度，而我与她熟悉的程度又不足以对她进行劝慰。在茹志鹃同志的相邀下，我还是去了。

十一月初的天气，还没有到大学宿舍开始生火的时间，房间里一派清冷之气——一进门我就想到了宗璞前不久发表的那篇写教授宿舍取暖难得改善的小说，解决取暖可真是保护老人的重要问题啊！——棉衣已经上身的冰心

前辈微笑相迎。我忐忑不安的心放下了一半。我首先表达了自己对于吴先生去世的哀悼之情。冰心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激动，仍然安详平和一如既往地说：“生老病死，人不可免。早几年我们已经有所准备，立好遗嘱。这样事到临头，就不会手忙脚乱，按照事先的决定去办就是。文藻遗嘱要求不开追悼会，也不搞与遗体告别，我尊重他的愿望。火化那天我自己也没有去。”她也许看到了我们询问的目光，回答说：“我行动不便，如果去了，叫孩子们顾哪一头呢？是料理丧事呢？还是照顾我？我不但那天没去，这次他昏迷住进医院之后，我也只去看了一次。孩子们日夜陪病人，已经够辛苦了，我不能再增加他们的负担。”她顿了一下：“而且，那个情况，去看又怎么样呢？不如别去破坏他留在我记忆中的形象。”

在人生这样巨大的变故面前，还能继续保持为他人着想的宁静，这在感情上需要何等的自我克制！只听她仍缓缓地讲下去：

“那天杨静仁同志一定要去，我在电话里和他说：我已经决定不去了。可是如果你去，我就非得去陪你不可，你看你是去呢还是不去？这样他才作罢。我觉得真正的悼念并不表现在这种形式上。文藻去世后，来家里吊唁的人也不少。有位文藻的女研究生，进门就号啕大哭。我没有哭。我对她说：我知道你对老师很有感情，你很难过，但是你这样哭，是叫我安慰你呢？还是你来安慰我？她就停下来。”

我感到一种肃然。当然，不能想象号啕大哭得像泪

人儿一样的冰心——那也就不是冰心了。但是，我不知道人竟能以这样平静通达的态度对待自己最亲近的人的死亡。这不仅需要坚强的意志力，而且需要对于死亡具有透彻的理解。这种平静，不是绝情，倒是至情的表现——将生离死别的痛苦紧紧压在心底，用不着表现给别人看，因为那是不容亵渎的。于是，我又记起她在六十年前写下的一段话：“生、老、病、死，原是人生很重大而又不能避免的事，无论怎样高贵伟大的人，对此切己的事，也丝毫无能为力。这时节只能将自己当作第三者，旁立静听着造化的安排。”没有对于那庄严而又不可避免的生生不已的循环的深刻理解，是绝不可能达到这一点的。

我们又表达了对于吴先生将自己的储蓄捐给他所在学校做为民族学研究生奖学金基金一举的崇敬之情。她说：“我们对各自的遗物做各自的处理，谁也没和谁商量过，谁也没看过谁的遗嘱。他的遗嘱还是在他病危之后才打开的。我也有我的遗物处理办法。”她环指了一圈客厅四周的书柜及墙上的字画：“凡是题名送我的书和画，我全部捐献给我的‘小老弟’（指巴金同志）倡办的中国现代文学资料馆。”她又看看茹志鹃同志和我，说：“包括你们送的书。”

随着她手指所点之处，我注意到了悬于身后沙发上方的梁启超为她所写的一幅对联：“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

这副对联使我顿悟。梁启超老人具有何等的慧眼，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道破了这位年轻女作家的胸襟与见

识。在白云苍狗的事事变幻之中心终不为之所动，胸中自有海岳常在，对于冰心的品格，没有比这幅对联概括得更好的了。

生与死是人生的大限，古语有：千古艰难唯一死。这当然指的是非常时期对于忠臣孝子的考验，其实，平常时期的人们又何尝能外。能够坦然地迎接人的最后大限，从容地跨过这一关的人也并不多。我们不是曾经见到过这样的人：他们平时满口豪言壮语，以铁铮铮的硬汉自诩，但是在意外事件或突发病痛面前，却失去了起码的自我控制的力量，变得仓皇失措，表现出各种丑态，让人觉得可悯又可憎。而从不以大智大勇自居的冰心，却能如此平静地面对亲人的死亡，毫不避讳地谈论自己的身后事，没有半点畏葸与恐惧。这倒才是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在那纤小的身躯内我觉得不仅有一股浩然之气，而且有一股威严的力量，也许可以用貌似柔弱、实则刚强八个字来形容她吧。

那一天，她谈锋甚健，还向我们谈到了她最近在看的书。一位八十六高龄的人，读书之多之快简直让人惊讶。她谈论到最近几位十分活跃的作家的新作，并且一一有所评论。特别是谈到了她“用一天一晚的时间读了她同庚小老弟刚刚出版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她望着我们说：“这是第一本写我们那个时代的回忆录，我读起来觉得特别有意思。”这本回忆录长达六百五十页，只用一天一晚的时间就读完了，我都觉得难以想象。那一天，她还极有兴致地让我们进入她平时读书写作的处所——卧室，向

我们介绍了她心爱的猫：那只我们从照片上见到过的有着长长的白毛的猫。我们进去的时候，它正在冰心的书桌上往返踱步，并且不耐烦地喵喵大叫。冰心极其慈爱地拍着它告诉我们：“它每天下午三点钟就跳上书桌来讨鱼干吃，不给不走，我在写文章它也不走，有时把我的稿纸都抓烂了。”

这次谈话全都意趣盎然，但是，由于她那关于生与死的议论塞满了我的心间，把我的心装得满满的，使得其他任什么东西都再也装不进去了。

一九八六年二月底我又去京开会，去看望夏衍同志时，向他讲起上次与冰心的见面，并且告诉他，我真想就冰心所谈生与死的问题写一篇小文章。他听过之后，豪兴又起，他说我再带你去看一次冰心，可能对你写文章有帮助，上午他忙着打发沈宁与我去买冰心喜欢吃的一种蛋糕，下午午休起来，他就率领着我们进行从城东北到城西南斜穿过大半个北京的“远征”了。

老大姐在意外的惊喜中接待了小老弟。

在那温煦的冬尽春来的午后，两位曾经在中国文坛领过一代风骚的老人，轻松地谈今论古——上次在这个客厅中进行的那种严肃的话题谈不起来了，两位老人的两个爱女吴青和沈宁却非常活跃，特别是吴青不断向夏衍同志提出她作为区人民代表在检察工作中接触到的一些社会问题，整个的气氛显得那么和谐而愉快。那头花尾巴白猫又不时来往逡巡其间，更增加了一份温暖的感觉。这两位老人，一位卷入革命的旋涡中整整六十年，一位终生奉行着

爱的原则，经历各有不同，性格也有差异，但是他们在为人处世的原则上却有着共同之处。正在那几天，我刚读过周明同志所写的记冰心同志的文章《生命从八十岁开始》。周明同志提供了冰心做为座右铭并经常录赠给年轻朋友们的一段话：“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正是在淡泊无为、通达知晓这一点上，两位老人获得了共同之点。这个为人原则，看来消极，其实在非常的情况下，它往往能使人免于随波逐流，从个人利禄得失之中解脱出来，身处顺境，可以不骄不躁，面临逆境，也可以不惊不馁，从而保持了人格的独立。正由于他们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今天还受到文坛内外的尊敬。

冰心前辈的文章，使我终身受益，这时我又悟到，冰心的为人，也将使我终身受益，当然，要学到这一点，那是很难很难的。

一九八六年四月六日